

杜书瀛 著

李渔美学思想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李渔美学思想研究

杜书瀛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京) 新登字 030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李渔美学思想研究/杜书瀛著. -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3

ISBN 7-5004-2168-0

I . 李… II . 杜… III . 李渔-美学思想-研究 IV . B83 - 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22892 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冶金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8 年 3 月第 1 版 199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0.625 插页: 2

字数: 270 千字 印数: 1-3000 册

定价: 18.00 元

内 容 简 介

这是一本研究明末清初的戏剧理论家、剧作家、小说家李渔美学思想的专著。在李渔丰富的美学思想中，作者以他的戏剧美学、园林美学、仪容美学作为研究对象，突出了李渔美学思想的精华，并做了细密的、颇有见解的理论阐释；作者以历史发展的眼光，实事求是地评价了李渔在这三个领域对前人的继承和他独自的贡献；对国内学界研究较少的李渔的仪容美学，作者做了开启性的研究。这是国内目前比较系统研究李渔美学思想，并有一定理论深度的著作。

F170.22

责任编辑 余顺尧
责任校对 王应来
封面设计 鹿耀世
版式设计 李 建

目 录

第一章 李渔的戏剧美学	(1)
第一节 引言	(1)
第二节 李渔论戏剧真实	(17)
第三节 李渔论戏剧的审美特性	(42)
第四节 李渔论戏剧结构	(79)
第五节 李渔论戏剧语言	(111)
第六节 李渔论戏剧导演	(133)
第七节 结语	(156)
第二章 李渔的园林美学	(167)
第一节 引言	(167)
第二节 李渔论造园须因地制宜	(175)
第三节 李渔论造园须妙肖自然	(183)
第四节 李渔论园林的审美个性	(192)
第五节 李渔论园林的山石美	(200)
第六节 李渔论园林的花木美	(209)
第七节 李渔论窗栏的审美价值	(218)
第八节 结语	(226)
第三章 李渔的仪容美学	(231)
第一节 序说	(231)
第二节 李渔论人体美	(240)
第三节 李渔论修容美	(256)

第四节	李渔论首饰美	(272)
第五节	李渔论服装美	(284)

附录：

仪容美学	(307)
《论李渔的戏剧美学》后记	(320)
后记	(323)
主要参考文献	(327)

第一章

李渔的戏剧美学

第一节 引言

当我撰文阐述李渔戏剧美学思想的时候，正是这位杰出的戏剧理论家逝世 316 周年。——他在清康熙十九年（1680）死于杭州^①。

李渔在世时，已经名扬四海；而他去世后的数百年间直至今日，更是不断有人从各种不同的角度、用各种不同的观点评述他、研究他。而且，李渔早就走出国门，发生世界性的影响。有关材料表明，最早译介李渔的还是日本。在李渔去世后 91 年，即日本明和八年、清乾隆三十六年（1771），日本有一本书《新刻役者纲目》问世（“役者”，日语“优伶”之意），里边译载了李渔的《蜃中楼》的《结蜃》、《双订》。据日本青木正儿《中国近世戏曲史》介绍，李渔《蜃中楼》中的这两出戏，在八文舍自笑所编的这本《新刻役者纲目》中“施以训点，而以工巧之翻译出之”；青木正儿还说，德川时代（1603—1876）“苟言及中国戏曲，无有不立举湖上笠翁者”^②。日本明治三十年、清光绪二十

① 一说李渔死于康熙十八年（1679）。但据近年在李渔故乡发现的《龙门李氏宗谱》中载，李渔卒于康熙十九年庚申正月十三。

② [日本] 青木正儿原著《中国近世戏曲史》（上），王古鲁译著，作家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334 页。

三年（1897）出版的《支那文学大纲》，分十六卷介绍中国文学家，李渔独成一卷，该书将李渔同屈原、司马迁、李白、杜甫等并称为二十一大“文星”。此后，李渔的《风筝误》和《夺锦楼》、《夏宜楼》、《萃雅楼》、《十香楼》、《生我楼》等作品陆续翻译出版。李渔的《三与楼》英译本和法译本也分别于 1815 和 1819 年出版。此后，英、法两种文字翻译的李渔其他作品也相继问世。上世纪末，A. 佐托利翻译的拉丁文本《慎鸾交》、《风筝误》、《奈何天》收入他编著的《中国文化教程》出版。本世纪初，李渔的《合影楼》、《夺锦楼》等德文译本也载入 1914 年出版的《中国小说》。此外，由莫斯科大学副教授沃斯克列先斯基（汉名华克生）翻译的俄文本《十二楼》也介绍给俄国读者。近年来，李渔越来越成为世界性的文化、文艺研究对象。著名汉学家、美国哈佛大学东方文化系主任、新西兰人韩南教授认为，李渔是中国古代文学中难得的可以进行总体研究的作家，李渔的理论和作品具有一致性，形成一套独特的见解。他来中国数月之久以完成一部有关李渔的专著。德国的 H. 马丁博士也发表过数篇研究李渔的论文，并出版了专著《李笠翁论戏剧，中国 17 世纪戏剧》；1967 年马丁到台湾继续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并编辑了《李渔全集》（包括“一家言”十卷、“闲情偶寄”六卷、“笠翁十种曲”、“无声戏”、“十二楼”等共十五册），由台北成文出版社于 1970 年出版。美国波士顿特怀恩出版社于 1977 年出版了华人学者茅国权和柳存仁著的《李渔》^①。当然，李渔最被今人看重的是他的戏剧作品和戏剧美学理论。

李渔生前穷愁半世，常常自叹：“饥来驱人”，“伤哉，贫也！”然而，他却把一部内容十分丰富的戏剧美学论著留给了人间，为我国古典戏剧美学宝库增添了一颗珍贵的明珠，这就是著名的《闲情偶寄》中的《词曲部》、《演习部》，以及《声容部》

^① 参看《李渔研究麟鱗集》，文化艺术出版社 1990 年版。

之一部分。后人将《闲情偶寄》中这些论述戏剧艺术的部分（《词曲部》和《演习部》）摘取出来，辑为《李笠翁曲话》。《闲情偶寄》是李渔 61 岁的时候，即康熙十年（1671）付梓问世的。这部著作自问世以来，颇负盛名，常常为人们所称道，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有些戏剧论著，如清代杨恩寿的《续词馀丛话》和民国初年吴梅的《顾曲麈谈》，甚至大量袭用了《闲情偶寄》的原话；近代著名学者胡梦华、朱东润、曹百川等人，均对李渔剧论高度评价，或将《闲情偶寄》同亚里斯多德《诗学》相提并论^①；或认为“笠翁之论，于戏剧之价值，及著作戏剧之乐趣，言之至切”^②；或认为“我国详尽而有条理之戏剧论，首推笠翁之《闲情偶寄》”，李渔“启导后学，度人金针”，“诚剧界之巨子，词场之功臣”^③。由此可见李渔剧论在后人心目中的地位。实际上，这部著作也确实是中国古典戏剧美学史上十分重要的一部作品。如果把它称为一块里程碑，在一定意义上说，也并不算是过誉。

李渔，浙江兰溪人^④，字笠鸿，又字谪凡，号笠翁，还常常署号湖上笠翁、觉道人、笠道人、觉世稗官、新亭客樵、随庵主

① 胡梦华《文学批评家李笠翁》，《小说月报》第 17 卷号外，1927 年 6 月。

② 朱东润《李渔戏剧论综述》，武汉大学《文哲季刊》第 3 卷第 4 号，1934 年 12 月。

③ 曹百川《昆曲家李笠翁》，金华中学校刊《学鑑》，1933 年。

④ 李渔在《与李雨商荆州太守》的信中（见《笠翁一家言全集》卷三），自称“渔虽浙籍，生于雉皋”（今如皋）。据说他的哥哥死后还葬在雉皋。但是李渔的青年和中年（1648 年前）还是在老家兰溪度过的。有人推测，李渔家可能曾在雉皋经商。（见戴不凡：《李笠翁事略》，《剧本》1957 年第 3 期）萧欣桥在为《李笠翁小说十五种》写的《前言》中说，李渔祖籍浙江兰溪下李村，但他自幼从父辈生长在江苏雉皋。李渔的父亲李如松、伯父李如椿都是在雉皋经营医业的，而且李如椿还是“冠带医生”。李渔 19 岁那年，父去世；不久，回到家乡兰溪。崇祯十年，李渔 27 岁考入金华府庠。后数度科举，未中。萧欣桥这篇《前言》写于 1981 年 10 月，是在晚近发现了《龙门李氏宗谱》之后加以参照而提出上述论断的，可信程度更高一些。

人，等等。他生于明万历三十八年，即公元 1610 年^①。他的青年以至中年时代，正处于明末、清初的战乱之秋；然而，在他 34—36 岁（清顺治一一三年，即 1644—1646）以前，也就是清兵尚未入浙的时候，其家境大约仍然相当优裕。黄鹤山农为他的《玉搔头》传奇作序时，说他“家数（素）饶，其园亭罗绮甲邑内”^②，可见，他家在兰溪算是数一数二的财主。从他写的一些诗文中知道，他家在伊山之麓还曾有过一处很漂亮的别墅，名叫“伊园”，其中有燕又堂、停舸、宛转桥、宛在亭、踏响廊、打果轩、迂径、蟾影口、来泉灶诸景。李渔曾写过《伊山别业成，寄同社五首》、《伊园杂咏》、《伊园十便》、《伊园十二宜》等诗加以描述。在他的五绝《伊园杂咏》中对“伊园”自注说：“予初时别业也”。后来家道败落，这座别墅也就被卖掉^③。但李渔对年青时那种舒适、优越的生活，久久不能忘怀，时时浮起甜美的回忆。的确，他早年无忧无虑、充满希望的日子，与他中年以后终日为生计奔忙的生活，成为鲜明的对照。对李渔来说，他的青年时代的生活，那样令他回味和想望。那时候，“尊前有酒年方好，眉上无愁昼始长，最喜北堂人照旧，簪花老鬓未添霜。”^④而李渔自己，当时年华正茂，血气方刚，性情豪放不羁，

① 过去学术界大多认为李渔生于明万历三十九年（1671），但据《龙门李氏宗谱》载，李渔生于明万历三十八年庚戌八月初七。

② 《〈玉搔头〉序》，《笠翁十种曲》。

③ 《笠翁一家言全集》卷七。近来也有人认为“伊山别业”是李渔在甲申（1644）战乱家道败落后修建的。如萧荣在《李渔评传》中写道：“经过几年的战乱，李渔的家境完全破落了。他的生活十分窘困，连起造几间茅屋也颇觉艰难。他在《拟构伊山别业未遂》一诗中写道：‘拟向先人墟墓边，构间茅屋住苍烟。门开绿水桥通野，灶近清流竹引泉。糊口尚愁无宿粒，买山那得有馀钱。此身不作王摩诘，身后还须葬辋川。’后来在朋友们的帮助下，所谓‘伊山别业’总算造成了。”（浙江文艺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15 页）这个问题尚须进一步考证。

④ 《丁卯元日试笔》，《笠翁一家言全集》卷六，丁卯是公元 1627 年，李渔时年 17 岁。

不拘礼法。丁澎在为他的诗集作序时，说他“为任侠，意气倾其座人。”^① 然而，因家世中落，这样的日子永远地无可挽回地从李渔身边逝去了。

李渔家境的转折，大约发生在甲申（1644）、乙酉（1645），特别是丙戌（1646）清兵入浙前后的那几年。甲申年，清兵的足迹虽然尚未踏上浙土，但是战祸却已殃及浙民，包括李渔。这一年他写过一首五律《应试中途闻警归》，说明战乱把他的科举美梦和诗书生活打破了，他感慨地、无可奈何地说：“诗书逢丧乱，耕钓俟升平。”^② ——然而，后来的生活道路并没有像他主观预想的那样发展，他再也没有应过科举，而是把他的一生与戏剧生涯联系在一起。此是后话。还是在甲申年，李渔另外写过《甲申纪乱》、《甲申避乱》等几首诗，记述他和当地乡民避难山中，受“贼”兵两害，李渔所谓“贼”大半指农民起义军；而“兵”，则指明的溃兵，他们败退到哪里，就在哪里骚扰和鱼肉乡民。一般贫民，深受其害，苦不堪言，即使像李渔这样的有钱人家，也不能幸免。第二年，即1645年，李渔又在一首《避兵行》（他自注写作时间：“乙酉岁各镇溃兵骚浙东时作”）中愤慨地揭露了“官兵”的暴行，并且描述了自己疲于逃命的惨痛景象。诗中说：“八幅裙拖改作囊，朝朝暮暮裹糇粮，只待一声鼙鼓近，全家尽徙山之冈。新时戍马不如故，搜山熟识桃源路，始信秦时法网宽，尚有先民容足处！……上帝迩来亦好杀，不然见此胡茫然。”^③ 至丙戌年（1646），清兵占领了李渔的家乡兰溪，烧杀抢掠，无所不为，李渔的家财大约也被掠空，亲友、乡民被杀者无计其数。乱后归来，李渔写了一首《婺城乱后感怀》，说：“骨中

① 《笠翁诗集》序，《笠翁一家言全集》卷五。

② 《笠翁一家言全集》卷五。

③ 同上书。

寻故友，灰里认居停”^①。在《丙戌除夜》中，李渔对着那幸存的房子大发感慨：“屋留兵燹后，身活战场边”^②。在另一首《婺城乱后感怀》的七律中，李渔还写道：“荒域极目费长吁，不道重来尚有予。大索旅餐惟麦食，偏租僧舍少蓬居。故交止剩双溪月，幻泡犹存一片墟。有土无民谁播种，子遗翻为国踌躇。”更使他伤心的，是他的著述和藏书都被焚毁。这使他感到：“始信焚坑非两事，世间书尽自无儒”，“国事尽由章句误，功名不自揣摩来”，“切记从今休落笔，兴来咄咄只书空”^③。总之，几年的战乱，现实生活的巨大变化，战乱中所见所闻以及与下层人民的接触，改变了他原有的生活方向，对他的思想观点、人生态度，对他的世界观、美学观，也不能不产生重大影响。这时，他的“功名”观念淡薄了，而且也无望了；实际生活逼迫他不得不为糊口奔忙。

大约在 1648 年以后，李渔离开兰溪（一说李渔 41 岁以后——即 1651 年以后离开家乡，因为据《龙门李氏宗谱》载，李渔 41 岁时还在家乡做祠堂总理），移家杭州、南京，在穷愁坎坷之中，靠卖诗文和演戏维持生计，所谓“挟策走吴越间，卖赋以糊其口”^④，就是这种生活状况的写照。李渔在杭州居住期间，与丁澎、陆圻、毛先舒等“西泠十子”多有交往，并创作了短篇小说集《无声戏》、《十二楼》和传奇《怜香伴》、《玉搔头》、《风筝误》、《奈何天》等。大约在顺治十五年（1658）左右，李渔去了金陵（南京）。据现在我们所能知道的情况来看，一方面，李渔曾在金陵开设过“芥子园”书铺。“芥子园”，本是李渔在金陵的住所，他在《〈芥子园杂联〉序》中称：“地止一丘，故名‘芥

① 《笠翁一家言全集》卷五。

② 同上书。

③ 《吊书四首·兵燹后作》，《笠翁一家言全集》卷六。

④ 《〈玉搔头〉序》，《笠翁十种曲》。

子’，状其微也。”李渔自己编写许多教科书（如《芥子园画谱》初集等）、工具书（如《笠翁诗韵》、《笠翁词韵》、《笠翁对韵》、《资治新书》等）、时文选集（如《新四六初征》、《尺牍初征》、《名词选胜》等），刊行卖钱，养家活口。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李渔组织并带领一个主要由姬妾子婿组成家庭剧团，到处去为达官贵人演戏，以博取钱财和“拂拭”。剧本，大都由李渔自己编写，并且由李渔自己亲自导排。这样，李渔就积累了许多戏剧创作和舞台演出的实践经验。对于一个戏剧理论家来说，这是极其重要的一笔财富。几十年间，李渔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在《上都门故人述旧状书》中，他自称二十年来负笈四方，三分天下，几遍其二^①。他所到过的地方，有苏、皖、赣、闽、粤、鄂、豫、陕、甘、晋和北京。广阔的阅历，为他积累了丰富的社会经验。可以设想，如果李渔没有戏剧创作和演出的实践经验和丰富的社会阅历，他的《闲情偶寄》也是无法写出来的。总地来说，李渔的后半生，虽不像贫苦农民生活那般悲惨，但也常常为饥寒所驱使，东奔西走，漂泊不定。他常常写信述贫求援：“渔无半亩之田，而有数十口之家，砚田笔耒，止靠一人，一人徂东则东向以待，一人徂西则西向以待，今来自北，则皆北面待哺矣。”^②这里所述，可能有些夸张，但也的确反映了李渔的一些实际情况。至乙卯岁（1675），当时住在金陵的李渔决定全家卜居杭州。他在西湖边上买了一处荒山，“字曰层园，因其由麓至巅，不知历几十级也。乃荒山虽得，庐舍全无。戊午^③之春，始修颓屋数椽，由蓬蒿枳棘中，辟出迂径一二曲，乃斯园之最下一层，苦其房栊湫隘，珠履难容”^④。可见，由买山到建起几间

① 《笠翁一家言全集》卷三。

② 《复柯岸初掌科》，《笠翁一家言全集》卷三。

③ 即康熙十七年，公元1678年。

④ 《次韵和张壶阳观察题层园十首序》，《笠翁一家言全集》卷六。

简陋的房舍，花了两三年的时间，想知李渔晚年的生活并不见佳。又两年，即康熙十九年（1680），李渔去世，年70岁。据赵坦《保甓斋文录》卷三《书李笠翁墓券后》中说，李渔“晚岁卜筑于杭州云居山东麓，缘山构屋，历级而上，俯视城闕，西湖若在几席间，烟云旦暮百变，命曰‘层园’。客至，弦歌迭奏，殆无虚日。卒，葬方家峪九曜山之阳。钱塘令梁元植题其碣曰：‘湖上笠翁之墓’”。赵坦此文写于清嘉庆十二年（1807年）三月二十七日。

李渔学识渊博，才气横溢。黄鹤山农在《〈玉搔头〉序》中说他“髫岁即著神韵之称，于诗赋文人词罔不优赡，每一振笔，漓灑风雨，倏忽千言，当涂贵游与四方名硕咸以得交笠翁为快”^①。芥子园主人在雍正八年（1830）将李渔杂著合成一册刊行时，说：“湖上笠翁先生声霏北玉，名重南金，海内文人无不奉为宗匠，鸡林词客孰不视为指南。”^②李渔的著作很多，生前他曾将其杂著自编过集子，取名《一家言》，并写了《〈一家言〉释义》即自序，那是康熙十一年（1672）的事情。在他死后五十年，有人又重新将他的全部诗文杂著等收在一起，编为《笠翁一家言全集》共十六卷，包括：文集四卷，诗集三卷，词集一卷，史论两卷，《闲情偶寄》六卷。《闲情偶寄》共有《词曲部》、《演习部》、《声容部》、《居室部》、《器玩部》、《饮馔部》、《种植部》、《颐养部》等八部，涉及面很广。其谈论戏剧艺术的部分，是该书的精华；其他，如谈论园林建筑和仪容服饰的部分等，也有较高的成就。作为戏剧作家，李渔著有传奇十八种^③，常见的有《笠翁十种曲》传世。此外，他还写过评话小说《十二楼》、《无声戏》（即《连城璧》）。有人认为长篇小说《回文传》、《肉蒲团》也可

① 《〈玉搔头〉序》，《笠翁十种曲》。

② 《笠翁一家言全集》卷一。

③ 也有说他著传奇16种或15种。

能是他的手笔。但是，李渔最主要的成就还是在戏剧理论方面，把他称为我国古代第一流的戏剧美学家，是当之无愧的。他的戏剧美学思想除集中表现在《闲情偶寄》中之外，还散见于他的其他一些诗文之中，特别是《窥词管见》二十二则^① 有不少精彩的美学观点，也很值得重视。

世界上的事物、人物是很复杂的，总是处于各种各样的矛盾状态之中，我们也应该以矛盾的、即辩证的观点考察之。要想全面地、正确地评价李渔，那就应该认识李渔身上所存在的各种矛盾和矛盾的各个方面。当然，任何矛盾总有它的特殊性。存在于李渔身上的特殊性的矛盾是什么呢？首先是世界观内部的落后的消极的方面和进步的积极的方面的矛盾，而其落后面和消极面始终占很大比重。世界观内部的这种矛盾，当然对他的戏剧美学思想有很大影响；但是，李渔突破了他世界观中落后面、消极面的局限，在戏剧美学方面取得了很高成就（当然，戏剧美学思想并不仅仅受世界观影响，还受其他许多因素制约）。其次，李渔作为一个戏剧作家，成就并不高，但作为一个杰出的戏剧美学家却作出了重大贡献，这也是一个矛盾。就是说，他的戏剧创作和他的戏剧理论之间，并不完全一致。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不会简单地以他戏剧作品中的某些弱点而否定或不承认他戏剧理论上的某些正确主张。在全面介绍李渔戏剧美学思想之前，对李渔身上的这些矛盾现象先作一概括地考察和简略地分析，也许不是没有益处的。

先看其世界观的复杂性。

一方面，李渔作为生活在封建社会末期的一个文人，虽然一生坎坷漂泊，但他的思想从根本性质来说，还是为他的时代的统治思想所规范化了的。譬如，他脑子里装满了那个时代和当时的统治阶级给予他的一整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封建观念，他也自

① 《笠翁一家言全集》卷八。

觉地维护这套在他看来是天经地义的观念，所谓“有一日之君臣父子，即有一日之忠孝节义”^①。他明确表示，自己一生的著述活动都要自觉地为封建政治和道德风化服务：“为圣天子粉饰太平”，“正规风俗”。在《闲情偶寄》凡例中，他说：“方今海甸澄清，太平有象，正文人点缀之秋也”。因此，他自我表白：“草莽微臣，敢辞粉藻之力。”他心目中的“圣天子”和封建君主制度是神圣的，谁要是造这个“圣天子”和封建君主制度的反，如李自成农民起义军，他则本能地骂之曰“贼”。如果把李渔同差不多与他同时的进步思想家王夫之、黄宗羲、唐甄等人相比较，那么李渔世界观中的这些落后面，就更为明显。当李渔在明清之际的战乱中，悲叹“天寒烽火热，地少战场多”^②、“兵凶谁不识，无奈近人何”^③时，却从不怀疑封建制度本身，而是仍旧抱着“耕钓俟升平”的希望；黄宗羲对那个大动荡的时代的感受却是：“天崩地解”。黄宗羲的思想甚至越出了封建的藩篱，把攻击的矛头直接指向君主制度本身，认为一姓之君主在未取得统治时，“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既登皇位之后，“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因此，“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④这与李渔的思想，不啻有天壤之别。李渔世界观中那些封建阶级的政治和伦理道德思想的汁液，自然浸染在他的戏剧美学思想中，这就使他一味地主张戏剧要“助皇猷”、“益风教”，其历史的局限是十分明显的。

再譬如，李渔世界观中还表现出封建社会末期一般封建士大夫思想的腐朽性，他的人生哲学，他的品行，都具有明显的十分

① 《词曲部》的《结构第一》之《戒荒唐》，《闲情偶寄》。本书引文凡出自《闲情偶寄》者，不再注出。

② 《乙酉除夕》，《笠翁一家言全集》卷五。

③ 《写忧》其三，《笠翁一家言全集》卷五。

④ 黄宗羲《原君》，《明夷待访录》，中华书局重校本，1981年版。